

回家路上

□魏人彪

一过了元旦，年一天天的近了，“回家”——就成了同事、朋友间和微信群里的顶流话题。

距离春节半个月，被称为“地表最大规模人口迁徙”的春运开始了。单位的同事们来自五湖四海，他们热烈交流讨论出行方式，有选飞机的，声称飞机快；有选高铁的，高铁可以看风景，“世间最美的风景，都在回家的路上”，一路走一路大好河山，是免费的旅游福利；也有计划自驾的，说是一天开1000公里不在话下。个个兴高采烈，那份热切、那份期盼，溢于言表。

是啊，中国人看重根脉，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，哪怕家里不富裕，哪怕家在深山冷岙的旮旯里，回家过个团圆年，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，是中国人重土情结最为淋漓尽致的展示。

我不由想起自己三个大年三十回家的经历。



李昊天
配图

A

45岁那年，我从家乡宁海调到宁波工作，开始了为期整整15年的双城生活。通常情况，我每周一早上驾车到宁波上班，周五下午从宁波出发回宁海过周末。单程80公里，却总是觉得每次周五的回程仿佛是“加长版”，路途迢迢。有一年除夕，我忙到下午6点半才开车出机关大院，不料这一次，我不偏不倚结结实实遭遇了一场不仅仅是一天中的晚高峰，而且还是一年中的“晚高峰”！出城堵，高速公路秒变成“龟速公路”，进城照样堵。特别是一动不动堵在高速公路上，一条长龙般的红色尾灯光带绵延至遥远的前方，车窗外寒风飒飒，妻子的询问电话一个追着一个，心中的纠结和焦灼就像“堰塞湖”一样一圈一圈地漫了上来……

就在这时，我看到前车的驾驶室门打开了，下来一个男人，四五十岁，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的那种模样，他在路旁伸伸臂、弯弯腰活动了几下。借机活动活动，舒缓一下长时间驾车的疲劳和紧张，是最平常不过的。然而想不到的是，当我将车窗摇下一条缝隙，一阵情感饱满、声线不失圆润的歌声便挤了进来：天边飘过故乡的云，它不停地向我召唤，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，归来吧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……

80公里，我开了5个多小时。当我将车子在小区稳稳停妥，打开车门，只见四周远远近近的烟花接二连三呼啸着蹿上天空噼啪作响，开出绚丽而耀眼的礼花。央视春晚正在直播，主持人朱军、董卿热情洋溢的欢声笑语和欢快的旋律、喜庆的鼓点在夜色里敞亮地回荡。仰望“祥和楼”一扇扇窗户里透出的一缕缕温馨灯光，那一刻，心中所有的块垒如决堤一样都在一瞬间一泻而空了。

还有什么比“到家了”更治愈人心的呢。

B

1995年7月—1996年7月，我在奉化步云集团公司打工。宁海至奉化不到40公里，所以我每天来回往返。早上，乘宁海至宁波的客运班车去上班，那时没有高速公路，班车走省道一级公路。我应聘时，正好步云集团搬到锦屏街道南山路塘下的新址，距一级公路奉化收费站仅几十米。班车途经公司，我叫停下车。每天下班，我就等在收费站出口，凡终点站是宁海或途经宁海的班车（包括省际长途班车），都一律招手示意，叫停搭乘。

1995年除夕那天，下午3点余，我照例等候在一级公路奉化收费站出口拦车。没想到的是，每一辆驶出收费站的下行班车都像屁股后面有“吊睛白额大虫”紧追不放一般“嘀嘀嘀”呼啸而过，无论我怎样急切地张臂挥舞、上蹿下跳，驾驶员都视而不见。透过疾驰而过的灰蒙蒙的车窗，我看到每一辆车子里都是满满的，一定是连那一挪插一只脚的空隙都没有了，或者，甚至连打开那个年代那种朝里推拉的车门都显得十分困难了。

公路的那一边，上行宁波的班车却空无一人，一辆接着一辆绝尘而去。

我在凛冽的寒风里等了两个多小时。冬天是没有黄昏的，天一下子就黑了，那晚的月亮却特别亮，水银泻地，有点冷。下行班车明晃晃刺眼的远光灯从收费站照射过来，转瞬即逝，只留给我两盏昏暗的红色尾灯，我在希望和失望之间转换、沉沦，几近绝望。

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想起10年前自己在宁波市命题微型小说大奖赛中获得一等奖的作品。那次大奖赛的题目是《离下班五分钟》，我在构思时反其意而行之，写了一个上班时间只有5分钟的故事。

我不再迟疑，快步走到路的那一边，拦下一辆上行班车，去宁波。是夜9时许，我终于踏上候在火车站广场的“宁波—宁海”的接站中巴。当中巴缓缓驶离广场，我想起有人曾经这样说过：人生不可错过两样东西，一是爱你的人，二是回家的最后一班车。

C

不过，记忆犹新的还是1994年那一次过年回家。

生活从来不会为任何人准备一个按部就班、一帆风顺的剧本。1993年12月中旬，为谋生计，我南下广东深圳特区。安顿下来不久，很快就迎来了1994年新春佳节。我和妻子商量，刚来，往返遥远，这个年我就不回家了。

谁知腊月廿七下午，大表哥余岳来电话，说他到了深圳，叫我去聚一聚，一起吃个晚饭。大表哥是陪一个朋友到深圳一家企业谈业务的，事已办妥准备明天返回。当他得知我不打算回家过年，不容置疑地断然否决：不行，明天跟我们一起去！

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想离开深圳谈何容易，无论是机票、火车票，还是长途客运班车，早在半月二十天前就已发售告罄，一票难求！

当然这档子事儿是难不倒大表哥的。他俩一合计，决定乘坐走沿海公路的市际或省际班车，一程转驳一程，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的。

我们一路北上。车窗外掠过城镇乡村，掠过一幕幕尘世风情，掠过广阔的阡陌、森林，掠过如水的月色和高处闪烁的点点寒星。我不禁想起唐朝诗人王湾的那首《次北固山下》：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乡书何处达？归雁洛阳边。”在旅途中，诗人只能遥想家乡过年的热闹盛景，将心中的一腔苦闷寄托在诗中。又想起清朝词人纳兰性德的“风一更，雪一更，聒碎乡心梦不成，故园无此声”，我想，诗人一定是孤身一人伫立船头迎风面对烟波浩渺、空蒙寂寥的河流，或者身居崇岭之间，遥望长袖善舞的漫漫前路，触景生情，惆怅、伤感甚至忧郁的情绪才会显得如此至深至浓，驱之不散，挥之不去。在他们那个年代，有多少远离故土的游子，心中浓厚的乡土情怀、积攒了一年或数年的团圆愿望，往往最后都只能浓缩凝练在这平仄起伏的方块字中！有人说，家乡是游子回不去的人生序章。其实不尽然。我是幸运的，尽管此时此刻我能真切地体味他们凄清悲凉、欲诉还休的那种心境，但我的心情无比畅亮，因为“明日又逢春”，我所有的相思、期盼、等待，都将化为合家团圆的喜悦和美好。

就这样，我们转了5次车，马不停蹄走了两天两夜，终于在大年三十午后到达宁海。

不论离开多久、多远，回家，永远是游子最愿意做的一个梦。